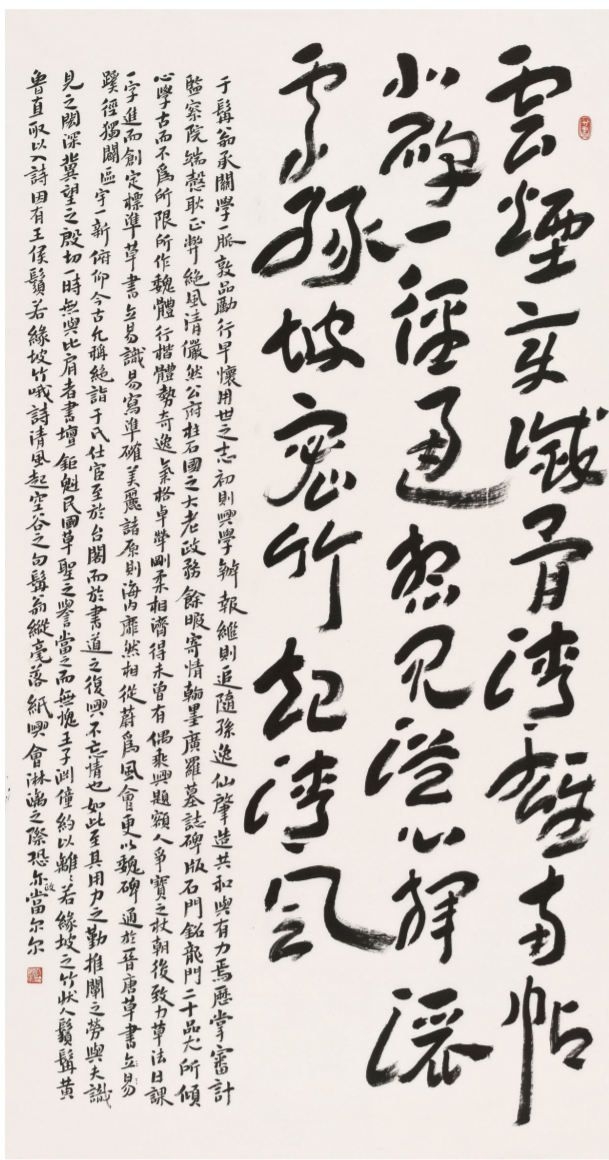


论书绝句



于右任 (1879—1964)

李一

云烟变灭骨清雄,南帖北碑一径通。
想见从心挥洒处,缘坡密竹起清风。

于鬯翁承家学一脉,敦品励行,早怀用世之志。初则兴学办报,继则追随孙逸仙,肇造共和,与有力焉。历学审计、监察院,端恣耿正,弊绝风清,俨然公府柱石、国之老成。政务余暇,寄情翰墨,广罗墓志碑版,石门铭、龙门二十品尤所倾心,学古而不为所限,所作魏体行楷,体势奇逸,气格卓犖,刚柔相济,得未曾有。偶乘兴题额,人争宝之。杜朝后致力草法,日课一字,进而制定标准草书,立易识、易写、准确、美丽诸原则,海内靡然相从,蔚为风会。更以魏碑通于晋唐草书,蹊径独辟,区宇一新,俯仰今古,允称绝诣。于氏仕宦至于台阁,而于书道之复兴,不忘情也如此。至其用力之勤、推闡之劳,与夫见识之阔深、冀望之殷切,一时无与之肩者,书坛巨魁、民国草圣之誉,实当之无愧。王子渊儻约以“嵩嵩若缘坡之竹”状人须髯,黄鲁直取以入诗,因有“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之句。鬯翁纵毫落纸,兴会淋漓之际,恐亦政当尔尔。

于右任谈艺录

标准草书百字令: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古昔无穷之作者,多少精神贯注。汉简流沙,唐经石窟,实用臻高度。元明而后,沉埋久矣谁顾。试问世界人民,超音争速,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且莫迟迟相误。符号神奇,鬯翁发见,秘决标准思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

于右任轶事·用书法拉选票

1948年,中华民国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于右任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等竞选副总统。选举前,于右任手写楹联、中堂三千幅,分赠国大代表,以拉拢选票。程潜则以所著《养复园诗集》分赠各代表。结果两人均落选。虽然落选,于右任照常出席国大会议,心态平静,泰然自若,众国大代表钦佩其风度,报以热烈掌声。

傅山如何在变局中与时代对话

帅好

前些天在关注《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的“回望傅山”专题。

一个相对简单的事实是:在草书这一领域,三百年过去了,不管当代人怎样搞,都没有能力达到傅山的高度,为什么呢?

策展人在呼吁今人汲取傅山的精神遗产时,表达了对当今“精神侏儒症”流行病的担忧,牵引出一种跨界的通感——“书法界丧失了与人文学术界的对话能力”。痛快淋漓,让人想起颜元“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对傅山时代士人风貌的概括。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书画家面临的内心拷问,也许比此言表达得更加复杂、严峻。

傅山(1607—1685,卒年有争议),字青主,通晓经史诸学,兼工书画篆刻,医学造诣高。书法史证明,傅山是中国步入近现代之前的一位草书大师。

当代书法家林鹏在划分傅山书法三个阶段时,曾引用傅山70岁后《乘烛》一诗,诗中写到傅山半夜乘烛长叹,竟然是因为想到赵孟頫夫妇,甚至到了“想断肠”的地步。林鹏评论道:由于政治原因傅山曾痛骂赵孟頫,到晚年服膺赵孟頫,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好像沿着巨大的旋转阶梯上升,从而才有可能创制出《晋公千古一快》的灿烂草书。为什么会这个有特价值的转折?林鹏留下“非常耐人寻味”的慨叹,话题转向别处。

回望傅山,须有诚实、当下的思考。傅山以其生动灵活、变化莫测的中锋,从年轻时呈现的赵、董风姿(林鹏语),到中年时的支离、丑拙(白谦慎语),到晚年神清气爽、奔放酣畅,以点燃自己,开山立派。我们必须找到狂夫

傅山所处变局时代推动其观念变迁的内在思想力,这种力量是其始终保持与时代对话能力的来源。异族入主中原,傅山所处时代并非首次。但由于宋明理学对道统观念的强化,清朝的建立,对儒生不仅意味着道统断裂,还演化为天崩地裂的“亡国”。傅山78岁的人生,被王朝变局劈成两段。思想史上,我们难以将傅山的一半搁在明朝的体制内概述人格学问,一半搁在清朝的疆域下痛陈遗民情怀。

傅山一生,在行动上的反抗可谓彻底,但真正促使其提升书法变化的基础,应该是明亡前在研读传统学问、质疑各种局限中练出的自由心智。傅山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如何先生传》,尽抒对儒释道墨禅的追问。

这篇文章反映各种心理背景在其内心深处纠结,在已经发现传统学问的局限,又无法厘清学问之间的取舍前,傅山拒绝向任一门宗庙上自己的投名状,傅山拒绝向任一宗庙上自己的投名状。有人举证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或东方朔的《非有先生》与傅山的因缘际会,其实,对当代青年来说,读一下北岛的著名诗篇《我不相信》,你会找到某种契合傅山思维的角度。

因为对儒释道墨禅皆无全身敬奉,傅山才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也可以说,针对传统经典的质疑,是傅山通往心灵自由的闸门通道。在知识积累愈加多元丰富的今天,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既是道路、利器,也是陷阱、沼泽,艺术家必须用审美来谨慎把握。

傅山所处时代,儒生士子大抵生活在分裂的两个层面中。在公开场合使用冠冕堂皇的话语,以程朱理学一套表述意思;当时一些空谈心性的白面书生,除了读经清谈,在现实世界面前毫

无实际操作能力。另一个层面,在社会生活包括知识人各种聚会中,使用私人话语,对王朝的各种问题进行批评、赞美。后一个层面中,王阳明的心学拓展了这种自由,但是也带来心灵的膨胀,对享乐、长生不老的追求。

历史学者余英时的研究数据表明,明末中国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社会学者金观涛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为灭亡殉节者3800人左右。这是历史上朝代更迭期间殉节人数最多的一次。道德儒学的历史,认为殉节比生命重要,一再津津乐道。傅山没有殉节的原因有养母抚子的问题,傅山本人的文章中,也显示他确为没有殉节一生愧疚。事实也许不仅仅如此,未选择殉节行为还有其他关联内涵。

从儒学在傅山心中的位置来观察傅山没有殉节的行为,也许看得更清楚。这首先要感谢王阳明的心学对明代官方意识形态固化儒生大脑的瓦解,使明晚期的人士思想渐趋多元,持各种理念的人都允许半合法地存在。由此,傅山对儒学等传统知识持续质疑,尤其鄙视理学的空谈妄想,由此强化了这位儒生走向社会的谋生、事功的实际能力,换个角度说,傅山心底有另一个不值得为儒学内部的自我分裂而送命的“傅山”。各种传统知识抵达明代后,知识内部的僵化与现实皇朝的僵死,成正比对应关系,也许傅山在期盼二者一起死去,只不过,傅山不可能期盼依仗屠杀更新换代异族来统治自己罢了。

还有一个观察角度:清初,明部分士人尽管对明王朝的腐朽持坚决批判态度,但照样难以接受民众反叛与异族统治。葛兆光分析说:“他们把安身立命的‘文明’,与自己所属的‘民族’连在了一起,

又把民族与自己所在的‘国家’等同,进而又把把这个国家和执政的‘王朝’看成一回事,而王朝几乎就等于在位的那个皇帝,于是王朝的覆亡在他们的心中就仿佛是文明的灭绝。”在如此强劲有迷惑力的意识链条中,根据傅山的诗词及考据批评,我们知道,傅山对这个链条顶端的皇帝是持批评态度的,并成为走向殉节的又一个有力障碍。

一个人努力活下来,成就伟大书法事业,动力来源于长期毫不妥协、酣畅淋漓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批判,这样的书画创作者才有可能成为大师,不需要像当下一些商业化运作那样,找人来提升归纳进入史册的可能。

傅山的艺术进入历史,在于关注了水深火热的变局时代的种种精神迷茫。金观涛认为,明末清初儒者的人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青年热衷结社组党、批评朝政;明亡后则参加抗清起义;中晚年成为遗民,著书立说,重新思考儒学理论。傅山艰难存活下来,不是为了书法,而是赶上中国文化第一次探索理性化、儒生有机会按照常识理性去建构观念体系,重新认识眼前的社会。当理学弱于事功在亡国中构成儒生精神深处的剧烈冲突时,傅山选择的是从先秦诸子而不是儒学经典中,寻找判别人生、社会问题的标准,对理学和心学进行不断反思。书法是他的养生、静修、谋生之物,也是与时代对话的工具。由是观之,傅山是书法家中真正的“业余”。

当代有的观点把魏晋玄学捧到了亦仙亦哲的高度,但在傅山同代好友顾炎武看来,王阳明心学空疏与谬误之泛滥对亡国负有责任,堪比魏晋玄谈误国覆代。傅山也强烈体验到,只谈心性、对

国事没有起码的知识,不知道如何救国的恶果。因此,长期在北方的傅山、顾炎武,均未进行大规模讲学行为,主要力行儒学道德的实践、行动。

在追求济世救国的知识方面,顾炎武与傅山这对莫逆之交的分歧仅在于,顾认为“经学”即理学,要先考据经典本义;傅认为先有“诸子”后有“经学”,因此应先注诸子。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中为傅山专开一节称,“傅山的子学研究是后来章炳麟的先行者”,对傅山评价大体如斯。

同时,傅山及其山西学圈子的金石学访碑活动,“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往不毫吝,踟躞于山林猿鸟之间”,如此艰苦昂古沉思,反思自己在亡国中的角色,访碑往往成为思考的动力,也是为其书法变革铺垫了基础。傅山没有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没有放弃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保持着形而上的自由思考。其文章、诗歌、专业技能与书法一道,一直围绕着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问题。

傅山也有自己知识上的缺陷。《傅山书法全集》中专门记载有傅山著述上的痛苦,傅山说,由于年轻时由着性格,“不曾闭户十年读经史,致令著述之志不能畅快”。其实,现在看来三次乡试不中的傅山,应是把主要精力投入于史学,史学在明代属于实学。投入的史学如汉代历史的工具书《两汉书姓名韵》。但长期侍弄门类太偏,反而妨碍了学识的提升。例如,葛兆光说,傅山对“人是万物之灵”的嘲笑,不是对人性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种激愤和苦痛刺激下的极端话语,例如人是最毒者,与蛇、狐、狼等动物一样。傅山的语言情绪化、模糊化、笼统

原生状态的唤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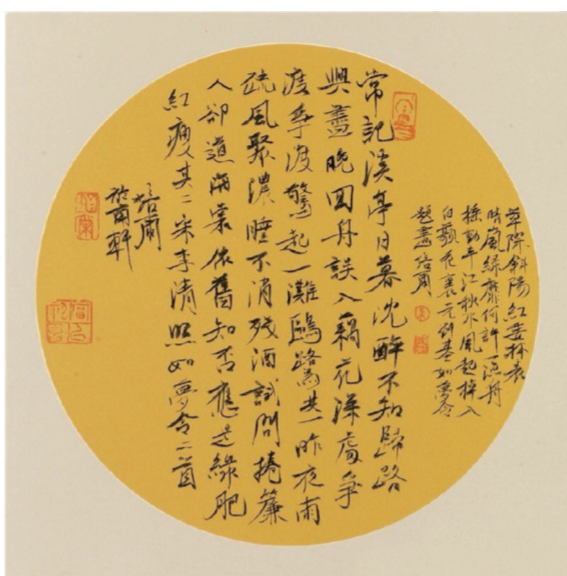
——读朱培尔书法

盛东涛

站在朱培尔烟云流走的作品面前,你可以感受到龙蛇腾盘兽吃立的奇诡,风驰电掣惊鬼神的雄豪,但你很难说清它们是什么。朱培尔说:“当内心的骚动与寻觅的痛苦迫使我从一个意象跳跃到另一个意象的时候,当负载着有史以来人类的混茫在刹那间掠过我脑海的时候,当我的思维超越时空而进入到一种无序的无意识领域的时候……有的,只是想代表人类或一切能够我所代表的人们,诉说那千百年来、千百万人心中茫然又从末道出过的‘心声’。这就是‘原生状态’的瞬醒。”他的书法作品实际上就是唤醒的“原生状态”的迹化,沿着这些或长或短、或浓或淡的线条,在造型奇特的黑白世界之间,或许就能找回他要言说的东西。

朱培尔篆书的意味,多线条、形态、墨色的暗示,因而极富情趣。历来讲篆书之美,强调圆劲婉通,这是不错的,但也是不够的。因为篆书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线条的形相而是其意味。线条形态如果缺少暗示,那么余韵也无多。例如他的大篆对联“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由于他对笔法墨性的谙熟,故笔下线条呈现出丰富的浓淡对比、强烈的粗细对抗。从线条的结字造型看,其大篆更是错落多姿,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朱培尔是篆刻高手,对篆法章法之变化可谓轻车熟路。他的结字,显示出他奇特的审美趣尚。

朱培尔是抒情型的书家,性本疏阔类野鹤。他刻印,取篆放雄强一路,不受束缚雕镂,痛快天真,类齐白石;他写小楷,亦纳性情于静态的字中,写出不少风流来。东坡云:真书难于飘



李清照词 朱培尔

扬,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朱培尔的小楷飘扬而有趣味,体势宽阔能吐纳大气,其诀窍,也还是在结字造型。他打破平直相似、上下对称的常用方法,总是夸大字的某一笔,或偏旁某一部分,从而造成和中之“道”,让平正中生出险绝来。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笔法中,杂以写经体的笔法,故特别有轻灵、率意之致。这样的笔法与他抒情的审美趣尚相结合,锋毫的运动就显得十分随意。故他写小楷犹如行书,毫不着力,也毫不费力,轻轻松松写下去,着兴尽而止。

草书是最难把握但也是最易抒情写意的书体。朱培尔豪迈的情性、郁勃的遐思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喷发口,也找到了遥接古今的切入点。他

最得意最漂亮的的就是满纸烟云飞卷、龙蛇奔逸的草书。毫不夸张地说,比他最为写意的篆刻更精彩,更有感染力。他草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为气盛、势奇、境大。“气盛”指通篇的士气、墨气饱满充沛;“势奇”指线条造型的奇诡和多变;“境大”是作品的意境阔大雄强。

先说气盛。朱培尔性格豪爽,颇有点侠士襟期,自信而有胆气,主体精神强盛,故他作草书,没有什么胆怯、犹豫、放笔落纸,一路前冲,犹如临阵冲锋,始终保持不可阻挡、所向披靡的豪迈气势。他自己也说,什么一己之情感的发泄、生活琐事的描绘、悲欢命运的写照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正是灵感袭来,无意识上升意识消退的瞬间,这时候也正是他心灵最为自

由的时候。朱培尔草书的用笔,已不能用平时说的技法衡量。他的书写便是自由的歌唱,率意的舞蹈,展露的是心底最纯净的本真。

再说势奇。结字是情感寄寓的形式。由于草法的娴熟,朱培尔的草书看不出何处是腾挪避让,何处有虚实相生,一切都是自然,自然之中体现其心灵情感的痕迹,但他的奇思妙想却在奇诡怪异之中露出了蛛丝马迹。有了这种豪迈的性格,他的结字、章法,自然大气(当然技法的熟练是前提),反之,斤斤计较于字法、笔法,主体心中本身气格卑弱,便不会有雄强之境产生。

最后说境大。朱培尔的草书气势宏伟而境界阔大。“大”指线条形相的内蕴丰厚,也指线条组成的世界无穷宽阔。笔既精工,墨既焕彩,笔墨充盈激愤,这样的意境自然不是杏花春雨江南的优美,而是骏马秋风塞北的壮美。

朱培尔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书家,他对书法作品形式的追求亦如他对印章形式孜孜不倦的追求。在形式主义观念泛滥的今天,朱培尔的书印合册,其形式感还是让人眼睛一亮。他在拓有印章和边款的册页上配上潇洒的草书,这是印境与书境的结合,也是黑白世界和红色世界的重新组合。它的图式变化十分丰富,印章的线条与书法线条是互补生辉的意趣,让人深思。

要理解朱培尔的书法,还是得一头扎进他线条奔涌的世界,随之奔突、癫狂,如若也能体验出一番新的狂味,那么便可以说他的书法是真的,美的,成功的。

幻出大千云 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



书坛传真

海宁中青年书法作品晋京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梁毅)10月18日,由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海宁市文联承办、《中华书画家》杂志社提供学术支持的“墨舞潮涌——浙江海宁中青年书法作品晋京展暨作品研讨会”在北京荣宝斋大厦开幕。5位参展书法家篆刻家为邵德法、汤奇石、徐蔚、葛曜明和李惠明,他们在海宁本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是海宁书坛的中坚,也是浙北乃至浙省书坛中青年的骨干。据悉,自2011年以来,海宁为推动文化事业转型发展,实施“当代海宁中青年文艺人才重点扶持工程”,每年安排专项财政资金用于中青年文化艺术人才的扶持,已成功举办3年,包括文艺评论、美术、摄影等艺术领域。

郑培奎展示书画与根艺作品

本报讯(记者朱永安)10月18日,由山东省文联、日照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郑培奎天美奇木暨书画艺术作品展”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博兴大厦举行,共展出郑培奎根艺作品60件以及百余件书法和绘画作品,是郑培奎艺术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郑培奎,1941年出生于山东日照,现为中国根艺美术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自幼习书法,后受孙伯翔、刘一闻、杨兆晖等指教,60余年临池不辍,书法从“铁线篆”“瘦金体”和“怀素《自叙帖》中提取书法元素,显现出独特的节奏感、空间感。”

周义发巡回展出“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李亦奕)10月18日,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公益中国爱心联盟主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承办的以“书法传递正能量、教育彰显中国梦”为主题的周义发“正能量”书法作品全国教育巡回展首展启动仪式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行。展览由“领袖教导润物无声”“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圣贤经典博大精深”“唐宋诗词绚丽璀璨”等四部分组成,通过各种字体把励志名言通过书法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

由本刊承办的“回望傅山——十二家书法展”8月底在京举办,受到书法界持续关注。历史研究学者帅好在阅读展览专题后撰文,就“回望傅山”这个主题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作了探讨。——编者